

相由心生 境隨心轉 劉素雲居士主講 (共一集)
2010/2/27 中國吉林西歸蓮社 檔名：52-450-0001

各位同修，各位大德、師父，大家好。今天有這麼一個殊勝的因緣，十方諸佛菩薩慈悲加持，龍天護法，諸護法善神慈悲護持，上淨下空老法師慈悲，給我們創造了這麼一個機緣。四年前我曾經來到這個道場住了十二天，今天又一次來到這個道場見到諸位同修，我非常開心、非常高興，讓我們大家在一起分享學佛的快樂。阿彌陀佛！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上淨下空老法師臘月二十八給我來了一次電話，我想和同修們共同來分享這分快樂。我把通電話的經過跟大家說一說。臘月二十八那天，陽曆是二月十一號，上午九點多鐘，有一個居士給我打個電話。她自我介紹了，我沒記住，她是咱們省的哪個市的一個女居士。她問我，妳是不是得紅斑狼瘡病的那個劉居士？我說是。她說那就對了，有人要妳的電話。我不知道什麼意思，我倆就電話也就是一分鐘左右，這個電話就結束了。待了一會兒又一個電話進來，他說他是香港教育基金協會的，經常在淨空老法師身邊，他也告訴我他的名字叫什麼，我也沒記住，好像是姓王。他說我也是東北人，咱們都是那旮旯人。一聽著那旮旯的就尤其親切。他說他媽媽正在深圳住院，老太太有些放不下，他說劉居士妳能不能用電話跟我媽嘮嘮？我說可以。我和老人家大約嘮了半個多小時，老人挺開心。我勸她萬緣放下，一心念佛求往生。老人家都八十多歲了，我說咱們得有個明確的方向，時間太緊，來不及了，老人家趕快念佛求往生，到阿彌陀佛身邊去。後來老人家，確實我聽著電話裡聲音也宏亮了，也開心了、也高興了。

那個居士跟我說，他說有人問妳的電話號嗎？我說剛才有個居

士來電話問我。他說是我委託她找妳的電話號，但是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說也不是我找妳，是老法師找妳。我說嗯。反正我這個人比較木，聽了這個也沒什麼激動，我就啊了一聲，老法師找就老法師找唄，心裡就這麼想的。這個電話跟他媽媽通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我和這位居士沒有說幾句。然後他說一會我把電話撿了，我就給老法師告訴妳的電話號，我說嗯。這個電話又撿了。待了大約是十分鐘左右，第三個電話就進來了，又是一個女居士，她說您是不是劉師姐？我一聽好像不是咱們這面的稱呼，咱們一般大陸不這麼稱呼，我就想是不是香港那邊的？然後她說她是香港教育基金協會的，她說老法師就在我身邊，妳稍等，老法師和妳說話。老法師就把電話接過去了。

我跟你們學學通話的內容。第一個內容老法師說，我看了妳的光碟，我非常歡喜，妳給大家做了一個好樣子，這是老法師首先這麼說的。他說我看這個碟是二〇〇三年五月四號的，我說對，是二〇〇三年五月四號的。接著老法師問我，現在身體狀況怎麼樣？我說好，很好，一年比一年好。當我說到這的時候，老法師就開心的笑了，笑的那個聲音宏亮我學不上來。如果你不知道他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高齡，你就單從聽他聲音，你絕對不會想像到他已經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那個聲音一般年輕人也宏亮不到那種程度。然後老法師說好好好！就哈哈哈哈哈的笑了。給我的感覺，他那種高興的笑聲，真是從內心裡發出來的，都能感染你，我聽了以後就好像一股幸福的暖流湧遍了全身。這是老法師說的第二個內容。第三個內容，老法師說我現在在台灣，我十幾年沒回台灣了，我這次來台灣是治牙，過幾天我就回香港，再過一段時間，我可能要到澳洲去。這是老法師說的第三個內容。第四個內容，老法師說，過後有人和妳聯繫，妳把地址說清楚，這面有什麼法寶或者什麼新的資料，

就及時給妳寄過去，我說好好。

下一個內容，我跟老法師說，我說老法師，啟請您老人家常住世間，我說這是眾生的福分，老法師又開心的笑了。我說什麼時間機緣成熟了，請您到哈爾濱來，這面的居士很盼望您來，我說到我們東北來看看。老法師說有機會、有機會，二、三年以後吧！然後我說老法師，您是盡虛空遍法界所有眾生的老法師，時間對您來說太珍貴了，我不能佔用您更多的時間，我說老法師，我掛電話了。老法師說好、好，掛吧、掛吧！我就把電話掛了。

這件事之後，我沒有想把這件事情跟任何人說，或者宣傳宣傳，我當時沒有這個想法。接了電話也就接了，要不怎麼說我這人比較木呢？後來有的佛友說，妳接到這個電話，妳沒激動得蹦起來？我說沒有激動，就是很平靜。然後有的佛友說有兩個遺憾，一個遺憾是老法師沒掛電話，妳幹嘛要掛電話？妳讓老法師接著說唄。我說我沒那麼想，我覺得從一個方面看，他是當代的高僧大德，是我們尊敬的老法師；從另一個角度看，他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我不忍心佔用他的時間打擾他，所以我就撘了。他說太遺憾了，有的佛友說很遺憾。第二個遺憾，佛友說，妳怎麼不提幾個問題讓老法師解答？我說我沒什麼問題問老法師，你現在就讓我想，我也想不出問題來。他說多提幾個問題讓老法師答，我說我沒想，現在我也沒想。你說的這兩個遺憾我都沒有，我沒遺憾我首先掛電話，我也沒遺憾說我沒問問老法師什麼問題。我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遇到什麼事我還是我，就是平平常常，一顆平常心。這個事就過去了，我以為就過去了。

初一那天晚上，我們那個居士，就是跟我過來那個淨平居士，她今天早晨返回哈爾濱了。她跟我打個電話，因為淨平居士是我們哈爾濱修行非常出名的一個大護法，她很少出來，也很少給誰打電

話，我平時和淨平之間基本沒有什麼電話溝通。她初一晚上就給我打電話，她說劉姐，我太高興了，我本來不想打擾妳，我想明天給妳打電話，但是我實在是憋不住，我必須得現在給妳打電話。我說妳啥事高興到這分上？那妳就跟我說說吧。她說我上呼蘭去了，我剛才到家，一進門我就把網打開了，老法師正講妳呢。我說老法師講我？她說是啊，她就和我學了一段老法師怎麼說的，她說可了不得了。我說我沒震動，把妳震動起來了。這是淨平跟我通的電話。

這也就過去了，初二過去了。因為我家沒有網，我啥也不知道。初二過去了，初三我就去陪一個佛友過年。因為這個佛友她老爸往生了，三月十八號是一百天，我想她和老父親一起生活了好幾十年，突然老父親走了，過年她肯定會難過的，我去陪陪她。我就早晨六點多鐘我就從家出發，她家在顧鄉那面，我坐車得坐一個多小時，我就去陪她去了。去了以後，小宋就不大願意讓我回來，她說劉姐，妳今天晚上就擱這住吧。我說不行，就妳姐夫一個人在家，我得回去。後來我就幾乎是坐的末班車回家的，到家下車下錯了，找不著家了。我去的時候坐車的那站，我想我回來下車那站和我去的時候那個站應該是隔道對著，我覺得這個概念應該是對的。結果到那塊他怎麼沒停，直接就開過去了，還繞了一個圈，跑出去挺遠停車了。我下車因為八點來鐘了，那個車特別多，還全都開著燈，還有路燈，一下車不知東南西北，這家在哪找不著了，站在那尋思。多虧是那個地方我早晨經常去繞佛，這回知道了，這不是我繞佛那個地方嗎？按著這個我能找著家了。所以我到家不就挺晚嗎？

我進屋一看，我桌子上一堆碟，我問我老伴，我說這碟是哪來的？我老伴說一個叫淨平的老師讓她姑娘給妳送來的，說這些碟都是講妳的。我說都是講我的？他說妳快放來看看，誰講妳，講妳什麼？他說好像說了一句是老法師講妳。我說那就看看，我就放了一

張碟看了。當時我看了這個碟以後，我告訴你們我真實的感觸。第一我覺得我很幸福，全世界有幾個淨空老法師，我何德何能讓老法師給我親自打電話，又在網上這麼抬舉我，真是讚歎，我自己真的很幸福。再一個感覺，我覺得我很慚愧，我沒有做到像老法師說得那麼好。我說老法師說我這個人真誠、老實，這個我認，我確實是比較老實聽話，對人也很真誠，其他的那些老法師評價太高了。第三個感覺，我覺得老法師是說的我，但是他是對全體念佛人的一種殷切期望，他希望所有的念佛人今生都能夠當生成就，了脫生死。

所以我說，如果說老法師是單純的給我來電話，單純的在網上講經的時候讚歎我，我不認為他是讚歎我個人，而是讚歎我們真正的念佛人。老法師那種殷殷的期望，從他跟妳通電話那個聲調、語氣，那個快樂高興勁，真的就像一個慈悲的長者面對面的和妳嘮家常。他在跟我通電話的時候，我沒覺得陌生。我和老法師沒有見過面。那個時候很多佛友都勸我，說劉大姐，妳修行這麼好，妳咋不去見見老法師，讓老法師給妳加持加持？我就笑了，我說因為老法師講法我聽明白了，老法師說你每天都在網路上、都在螢光屏前，不面對面每天都見面嗎？我說我天天和老法師面對面，我每天都在聽老法師講法的光碟。我說如果你聽明白老法師講法的光碟，你照著做了，不見面也行。我心裡有個什麼想法？我心裡默默的說：老法師，今生我不一定能見著你本人，但是到西方極樂世界，我一定會見著你的。就是這種很天真、很單純的想法。所以到現在為止，我一次沒有見過老法師，但是我就覺得老法師他時時都在我身邊。

後來不是我剛才跟你們說初三嗎？這光碟就出來了，我一看光碟，老法師在網上講，說三天前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一想糟了，這沒法控制了，一看網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就像淨平居士這樣，立馬碟就刻出來了，刻出來她初三那天給我送去了，就是說初三那天

她已經發出去了，我這肯定就熱鬧了，真是這樣的。初三的晚上，大雲給我打個電話，說劉姨，問妳一件事。我說什麼事？她說老法師給妳打電話了嗎？我說是。她說劉姨，怎麼什麼事到妳那都那麼簡單？一個字就給我答覆了，是。我說妳看妳問我，我又不能騙妳說沒有，是，老法師打電話了。她說妳怎麼這麼平靜？我說那有什麼不平靜，不平靜還得怎麼的？那邊這孩子都笑了。整個經過就是這樣，我就沒有那種非常激動、痛哭流涕，沒有那種感覺。因為我和老法師通話的時候，我就覺得老法師就和我面對面坐著，就在和我嘮家常，就是一個慈悲的長者，就這種感覺，非常真實。

我再跟大家說，也可能我和老法師有緣。三年前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老法師，老法師笑呵呵的看著我，然後就是這四句話是誰說的我不知道，就是「淨念相繼念彌陀，空亦有來有亦空，吾是佛陀一弟子，師承一脈去極樂」。因為我過去曾經教過語文，這語文老師水平不高，但是一看，我說這詩還藏頭詩呢，第一個字豎著一看是「淨空吾師」。我笨，我的理解，這就告訴我淨空老法師是我的老師，我就想是不是這個意思。我就想，老法師講法的時候多次提到他的三位老師，他是那麼信任、那麼尊重他的老師，那麼聽老師的話。我說既然老法師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向老法師學習，我信任、尊敬、聽話，我要向老法師學習，我要做老法師的真弟子、好弟子，不讓他老人家失望。

從那以後我就想怎麼落實老法師的話，怎麼樣來報達老法師的恩，我就想，那就照師父說的話去做，懂一個落實一個，懂兩個落實兩個。我是怎麼落實的，我跟大家學一學。第一，老法師說一門精進，長時薰修，一部《無量壽經》，甚至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就足夠了，你只要老實的念下去，你會和佛菩薩感應道交的，你這一生就會成就。所以我一直堅守這一條，就是一部《無量壽經》，一句

阿彌陀佛佛號。老法師講的《無量壽經》一個是一九九四年講的那個版本，光碟我看了幾遍，那是七十個光碟，再就是細講《無量壽經》，現在講到三百九十多碟，這個我也看了。然後我讀老法師講的《無量壽經講記》。我不知道你們手頭有沒有，是不是我讀的這個版本，是硬殼皮的，四本，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我讀的是這個。現在老法師講的是《無量壽經菁華》，把《無量壽經》的重點問題都提出來了，講得太透徹了。我建議大家如果沒看過，看看這個《無量壽經菁華》，一共是二十二集，要是VCD，那就是二十二張光碟，DVD就是三張光碟，都壓縮在裡面了。

再我現在看的碟就是《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剛才我說老法師通電話落了這個內容，就是什麼？老法師問我，他說《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妳看過嗎？我說我看過。他說我第二次講的，我第二次又講了。我說第一次講的、第二次講的我都看了。老法師說好、好！他說再仔細看看第二次講的這個。這說明第二次講的有些個意思咱們看一遍可能沒有深刻理會，我建議大家如果有這個光碟，再從頭至尾好好看看，老法師在裡面一定告訴了我們好多好多事情，讓我們去理解。現在老法師講法，給我的感覺是直來直去，很直白，因為老法師說過（我理解的意思，都不是原話），就是時間已經很緊迫，來不及了，我再不把真相告訴大家，我對不起大家。

前兩天我聽老法師的一片光碟，他說明年，就是二〇一一年，是他進佛門六十年，他說我圓滿了，六十年圓滿了，是他弘揚佛法，講經說法五十三年。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他說我講經五十三年，我也圓滿了，明年我要徹底圓滿。說的時候，反正我聽懂意思了。所以這次和香港佛陀教育基金會，我給他們寄了一封短信。因為那面給我郵來的信，信的內容就是授權書，就是我簽上字以後，那面才能正式刻印流通我的光碟。他們那面很正規，不像咱們這面隨便

盜版，我管他誰是誰，我拿了就刻，刻完就發。他那面是很正規的，你得有授權書給他，他那都有若干條，這些條你都同意，下面你簽上名字，填上證件的名字，然後給他發過去，它是一個依據。就在給他郵授權書的時候，我就給附了一封短信，那是一個姓游的居士，署名叫游榮玉，我就給他回了一封短信，在信中，我再一次啟請老法師常住世間，這是眾生的福分，我想也是我代眾生請法。

我真正的希望老法師在世上多住些年頭。現在災難這麼多，有老法師在，我們太有福報了，我們一定要珍惜，不要錯過這個大好的機緣。你那樣想，人身難得，我們得了；佛法難聞，我們聞了；中國難生，我們生了，我們又遇到了這麼一位高僧大德，太幸運了。如果今生我們不能成就，我們誰都對不起。我真是不太好激動，但是就那天聽了老法師講了那段話，我真的很擔心。因為老法師他不是一般人，他就是佛菩薩再世，來給咱們大家表法的，來救度眾生的。我不敢說老法師是誰誰誰，因為這個不能隨便說。所以咱們真正修佛的同修們，在你們念佛的時候，大家都真誠的啟請老法師長住世間，給眾生多一些福報。

再一個落實，怎麼樣做老法師的真弟子、好弟子？我就落實老法師提出那二十個字，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真誠清淨那二十個字。我覺得這二十個字是老法師一生修行的精華總結，如果我們每個修行人能夠做到這二十個字，你肯定成就。所以我現在在生活中，我認真的落實老法師的這二十個字，我認識多少我就落實多少，從點點滴滴的去做。有些時候我做的事都很可笑，他們說妳太平等了。有的佛友，我給他們像講故事這樣講我的笑話，給他們樂得前仰後合。我給你們說，為什麼他們說我太平等了？有一天在我們家大鐵門外，我碰見一個小女孩，大約也就二十歲左右。我就看她紅頭脹臉的轉來轉去，我說孩子妳怎麼了，妳有什麼事？她說阿姨我想

上廁所，外面沒有廁所，我找不著。我說走，上我家去，我就把她領我家去了。孩子可能是有點憋不住了，所以弄的廁所裡面發騷，我老伴就不太高興。那孩子走了以後我老伴說，妳這人也太隨便了，什麼人都往家領，上廁所的都得領回來。我說你看一個孩子她找不著廁所，外面沒有公共廁所，她多難受，咱家有廁所，就讓她來就完了。我老伴說，我不跟妳說，我說不過妳。就是這樣。這件事你說是笑話，但是我做這件事的時候，我真的什麼都沒想，我就想這孩子太急了，趕快領家去，給她解決就完了，就這麼簡單。

還有一次，看見一個女的在我家大門外哭，我就說，我說妳哭什麼？她說我丈夫去世了，我一個兒子、一個姑娘都沒有工作，我特別苦惱，我想自殺。我說妳別自殺，妳上我家去，咱倆嘮嘮。我就把她領我家去，領我家我就跟她嘮，嘮了大約兩小時，說說她說她念佛。這回我可有話題了，我說念佛人可沒有自殺的，妳自殺可不行，妳知道妳自殺上哪去嗎？妳不但坑了妳自己，連妳的家親眷屬妳都坑了。後來我說妳孩子多大了？她說姑娘十九。我說妳姑娘有多高個？她就比量，她說跟妳個頭差不多，這孩子長得高。我說那好，我小姪女給我新織了一個灰色的毛衣，反正就顏色不鮮艷，我說拿回去給妳姑娘穿正好，我就把那毛衣給她了。我當時手裡沒錢，我要有錢，我肯定給她錢，有錢我給錢，有東西給東西。我就想，這個弱勢群體需要咱們去幫一把。現在一般都是錦上添花，我倒更提倡大家雪中送炭。人家有權有勢的，你給人家送多少東西人家不以為奇，也不以為貴；那個困難的，你給他一點，可能就解決他問題了。這個我真是有切身體會，因為我畢竟在政府機關工作那麼多年，我看得很清楚。所以我想平民百姓，我們能幫他一把就幫他一把。要不有人說我，妳真傻帽，人家都找那有權有勢的結交，妳看妳交這些，一個一個都窮嗖嗖的。我說那我本身就窮嗖嗖的，

我結交的也一定是窮嗖嗖的，沒什麼不好。

我覺得做為一個人，你一定要有一顆平等心、慈悲心、愛心、感恩的心。這樣你做為一個學佛人，人家沒學佛的，或者將要學佛的人，看到你的樣子，他覺得你很親近，覺得有什麼心裡話願意跟你說，覺得念佛挺好，他慢慢的不也進佛門了嗎？如果你做為一個學佛人，你說一樣做一樣，人家說學佛的還這樣，我可不敢學佛了，你不一下子斷人家法身慧命了嗎？你把人家拒在佛門之外了。所以跟一些比較熟悉的佛友，我們在一起閒談的時候，我說你們掂量掂量，這個信佛你是真信還是假信，你做的怎麼樣？你要覺得你做的還可以，你就告訴大家你信佛，你是佛陀弟子；如果你要覺得你做的不行，你千萬別跟人家說你信佛，你是佛陀弟子，我說那給佛陀丟人。咱們不能斷人家的法身慧命，我說你要是把他殺了，那罪過可能都比這個要輕；你斷人家法身慧命，那罪過可大了。所以那些佛友跟我在一起就說，真的以前我們沒太注意這些事，隨順自己的習氣，說一套做一套，我說以後可得注意這個問題了。

所以老法師這二十個字，你仔細的倆一對兒倆一對兒，你看看，你衡量衡量，你哪個做到了，哪個沒做到，哪個沒完全做到，沒完全做到或者沒做到的咱們就加把勁，努力把它做到。譬如說隨緣，現在為什麼有很多學佛人學得很煩惱？就我能接觸到的，我覺得就是不隨緣，做些事情很勉強。譬如說我記得我上次來這個道場我就說過這件事情，就是你做好事不要走心。有的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就說，劉大姐，我得掂量掂量，找找，我得上哪去做點好事，積點功德。我就笑了，我說你要有這種想法，你想做點好事，積點功德，我說你一點沒有。你能超過梁武帝嗎？我說那個達摩大師不就是因為說梁武帝沒有功德，梁武帝把他攆出去了嗎？所以他在少林寺去面壁九年。我說咱們做什麼好事，遇到了就隨緣去做；遇不

到，用我的話說，也別滿大街去找好事，做完還念念不忘，還得到處宣傳，我那天做了一件什麼什麼好事，我幫了誰誰誰，我說你這樣就不是做好事，我說你仔細聽聽老法師關於這方面怎麼說的。你看看這二十個字精不精確，如果這二十個字你都做到了，你今生必定成就，沒說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去做。

你看大家這麼冷的天到這來，讓我坐在這上跟大家說，我真的很慚愧，這麼多老菩薩。如果你們說我有什麼絕招、妙招告訴你們，沒有，我告訴你們就是老實。為什麼念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大家不都在念佛嗎？我說那個念佛的前面缺老實這倆字，你得把這倆字加上，一定要老實念佛。別今天這山望著那山高，人家說這忒又來個師父，你趕快去了，人家說那有個大德，你趕快去了。這是我十幾年前走過的路，我繞了十來年的彎路，最後找的這條正路，所以我認準這條路絕不回頭，一走到底。前幾天有個佛友跟我說，來了一個師父，說凡是參加閉關的人都見性了，這個居士問我，劉大姐妳看，我們這些人見沒見性？我說我不知道，因為我沒見性，我不知道你們見沒見性，師父說你們見性了那就見性了，我說你別問我，我不知道。就是在我周圍的有些居士，我覺得這麼多年就是把自己跑亂了、跑迷糊了，到處跑，回來以後那麼多那麼多煩惱。

你們看剛才我進屋以後，我不懂規矩，你們看出來沒有？我不知道我站到哪，我也不知道我怎麼走，剛才都是師父告訴我怎麼的怎麼的。所以我真是，我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你們不要把我看得很神祕，不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嗎？我現在應該這麼說，我是一個六十六歲的年輕的老太太。這是淨空法師說的，他在講的時候不是說，六十六歲在我這還年輕，所以我就記住了，我就是六十六歲的年輕老太太。就是這樣，很普通、很簡單、很真誠，咱們彼此之間心靈都是互通的。不是說心誠則靈嗎？靈就通，通就萬法生

。所以今天我告訴大家就是不用東跑西顛的到處去求，你就老老實實的讀經念佛，你們修哪個法門的，你就抱住你那個法門走到底。

別忘了一句阿彌陀佛，這個四字名號就像高山巔上的那個頂峰，下面都是盤山道，還有那麼多道，大家繞啊繞啊，繞到最後肯定是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哪怕是老人家你眼神不濟，你文化不高，你不會讀《無量壽經》，沒關係，你就把握住一句阿彌陀佛，老老實實的念下去，綿綿密密的念下去，你今生一定了脫生死。如果你按照老法師告訴我們這個辦法去做了，我今天轉達給大家，這不是我的高招，這是我聽師父講，我聽明白了。如果你們按照這條道走下去，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們上哪條道，我就上哪條道去陪你們，那是我給你們誤導了；如果你們走這條道成就了，別忘了還有那麼多受苦受難的眾生。咱們不要說看不見的眾生，就咱們人，你們不覺得苦嗎？所以咱們苦，了脫生死，離苦得樂了，不要忘了那麼多那麼多有情眾生、無情眾生，他在等著我們救度他們。我老伴曾經跟我說，妳老說西方極樂世界好，妳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妳自私。我說我怎麼自私了？他說因為西方極樂世界好，妳讀經我也聽著了，那真是個好地方，妳為什麼非得挑這麼好的地方去，妳怎麼不上地獄去？我說錯，地獄如果需要我，我照去不誤。我說我去幹什麼？我不是去受報去了，我一定是去幫助地藏王菩薩，去救度地獄那一方的眾生，讓他們離苦得樂。虛空法界都是我的故鄉，自由自在來來往往，哪方需要我就到哪去。

我都不知道這些話誰教我的，我怎麼說出來的。說了以後自己想，妳也不是打妄語的人，也不是吹牛皮的人，妳怎麼能把這話都說了？但是我說的時候沒有思想準備，不是我掂量掂量我該說啥不該說啥，沒有。就現在你們看，我沒有發言稿，我啥也沒有。我準備不出來，這已經若干次了，真是讓我講什麼，說妳準備準備，寫

個提綱，打個發言稿，我說難為我，我打不出來，連提綱我都寫不出來。昨天小于給我錄像的時候，我就是這麼大一個小卡片，是我老伴吃藥那小紙盒，我一看裡面是白的，扔了白瞎了，我都給它鉸成一片一片的，有個什麼事我就拿小紙片當記錄本，就這個，那上面有七個題目。為什麼就昨天我有這麼個小卡片，有個提綱？那個提綱不是我想的，也不是我編的，是我前天早晨磕頭拜佛的時候，我不知道誰告訴我的。還挺對稱的，都是四個字四個字四個字，一共七個題。我想可能我到吉林來大概就讓我講這七個題，如果要不是這樣，我連這個小卡片也沒有，就是這麼講，你真是讓我寫我寫不出來。

我記著有一次，一個出家師父，證梵師父他媽媽往生，他媽媽生前就跟他兒子說，我往生的時候，你要讓劉居士來送我。師父就跟我說了，我說隨緣，如果有這個緣分我一定來送。結果真是我去送去了，送老人家往生。送老人家往生，我真是笨，我本來就是應該一直在那守著，但是那時候我不懂，因為我不會送往生。我聽師父說八小時非常重要，我就想這八小時我不能離開老人家身邊，所以她就在那床上停著，我在她這面的一個床上盤腿坐著，一連我念了九個小時。當時我們是一拔一拔的，一小時一換班，反正我是九個小時沒換班，我一直念，念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也沒想回家，但是又來了一拔居士都是男眾，有個居士進屋就說，他說昨天晚上念佛的你們都回家，下面我們來接班。我就問一個老大姐，我說屈大姐，咱們也回去嗎？我的意思我就不想回家，我就想在那守著，那是我的真實想法。屈大姐說了一句，她說人家有來接班的，讓咱們回去，也沒有啥地方，要不咱們就先回去？我說那咱回去隨時聽召喚，師父啥時候讓咱過來咱就過來。就回家了，這一天沒有招呼我就沒去。

第二天早晨，我是四點鐘從家出發，那時候沒有車。老太太比較摳，不捨得打出租，我還找不著師父租房子那個地方，我就跟我老伴說，我說明天你送我，早晨。他說送到哪？我說送到十字街，屈大姐在十字街接應我，我和屈大姐一起再上師父那，你送一半就行，我老伴說行。第二天四點鐘我老伴就送我上十字街，我倆就走過去了，見到屈大姐以後我老伴回家了，我和屈大姐上師父那。當時就還很遠，沒到大鐵門那裡，我就看師父一個人孤伶伶的擱門口站著。我跟屈大姐說，我說這麼早，師父怎麼一個人在大鐵門外站著？屈大姐說，是不是師父等誰有事？我倆就走過去，我說師父你幹嘛在這站著？師父說劉居士，我一直在這站著等妳。我說師父你有事你就叫我，我就過來唄。他說我尋思妳老人家這麼大年齡了，我不好意思讓妳在這念著。因為我念佛的時候真是心非常淨，我不是念一會兒我出去溜躑溜躑回來再念，不是，我一連串就二十四小時我都可以念。我不吃飯、不喝水還不上廁所，真是三寶加持，這些零雜碎麻煩事我都沒有到那時候，要不他們有些居士問我，妳那精神頭從哪來的？我說不是我有精神頭，是三寶加持。我不會說的我也說出來了，我不會做的我也做了，就是那麼奇妙。

我說師父什麼事？師父就跟我說，他說我有個事求妳，劉居士。我說師父千萬別這麼說，我說你有啥事你就說，我能辦的我一定盡百分之百努力去辦。師父說我現在心情妳也理解，等一會兒火化完了以後去過齋，在過齋沒開始之前，妳代表我給來送我媽的這些居士們講講話。我說師父，這還能代表嗎？我講啥？這時候師父就要掉眼淚了，就要哭了。我說師父你別哭別哭，我答應你，你讓我說啥我說啥。師父說，我不知道我說啥，妳想說啥妳就說啥。這不是早晨嗎？我想我說啥？一上午我腦子裡轉我說啥我說啥，我真想想出來我說啥，一上午沒想出來。這到要過齋了，麥克都給我預備

好了，進屋以後位置都給妳擺好了，劉居士妳開始說吧，就這時候我還不知道我說啥。麥克一拿過來，妳說也得說，不說也得說，這時候我覺得不是我說的，我也不知道誰借我嘴說的，一點不打叉。把飯店那些服務員都給說出來了，就是站在那面兩排，我一看怎麼這樣，怎麼人家這些服務員都叫我給吆喝出來了。當時那個氣氛非常莊嚴殊勝，師父很高興。就現在我家一面牆上掛著一幅西方極樂世界圖，那就是證梵師父從馬來西亞帶回來的。他告訴我，他帶回來兩幅，給我這幅結緣的，就是那個大幅，還有一幅合這幅正好是一半，現拿到道里一個什麼地方裝的框，可沉可沉的。那天我記得還颳大風，現雇一個車給我送回家。我說師父，你幹嘛這麼客氣？你要是給我結緣，你告訴我，我就去請，我去接回來。師父說那不行。

我不知道我和這些佛友們、師父們都是一種什麼緣分，你說不認不識的，一個電話讓我去跟嘮嘮嗑，病了，我就去跟嘮嗑。嘮嗑人家這個患者當時起來了，就湊到我臉前，臉對臉跟我說，大姐送我一程。我說我不會，實在我真不會送往生，那程序，就是敲法器唱的那一段一段我一句不會，我就會阿彌陀佛。人家就不吱聲，就這麼瞅著。後來他老伴說，劉大姐，看來就妳送了，她說幾個送往生的都比較出名，我找來，我家老齊不吱聲，不睜眼睛，你再問啥晃頭。我說小刁，不是大姐我推託，我說我真不會，妳找別人來送，我來念佛，我保證成天念，小刁說好像不行。

回家我就跟我姐說，我說姐咋辦，這送往生是大事，別給人耽誤了。我姐慢悠悠說了一句，求佛菩薩加持，磕頭。我天天早上磕頭，所以第二天我就磕頭，磕頭你說我咋想的，我咋求佛菩薩加持的？那可是真誠心發出來了。我說阿彌陀佛快快幫忙，這個送往生可是大事，不能給耽誤了，怎麼辦？這個時候就出倆字，我沒看著

、我沒聽著，反正我就知道（我這麼說，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體會到），就倆字，「妳會」。我馬上心裡就反應一句我不會。又隔了有那麼二、三分鐘，又出來四個字，「有人幫妳」。這是我七月十二見的患者，七月十三早晨就告訴我這六個字。我就跟我姐說，我說姐，也不知道誰說，說我會。我姐說，說妳會妳就會。我說還說有人幫我。我姐說，說有人幫妳就有人幫妳。這不就七月十三。

七月十四早晨我在拜佛的時候，就告訴我什麼時候往生，日期就告訴我了。我一算還有四天，你看七月十四告訴我的這個日期。這個我可知道，天機不可洩露，這回我學乖了。要摺以往我又得報告大家，我有個什麼什麼消息，這回我知道這個大事不能說。我就去了以後，我想跟他老伴說，我剛一說，小刁就說，大姐大姐妳別說，我們沒有定力，妳告訴我，我該惦記著了，妳就自己知道吧。所以就我一個人知道他往生的時間。這不七月十四嗎？七月十五，我去我告訴她，我說明天我去給爸爸媽媽掃墓，正趕上中元節，我說妳別盼我，我回來早我來，我回來晚我就後天過來，行不行？她說行。我七月十六跟我媽媽爸爸掃墓，那天我就沒過去。第二天就七月十七了，因為告訴我是七月十八往生。早晨我說姐，昨天我一天沒過去，今天我早點去。我姐說去吧，我就把海青服也背包裡了。我姐說今天怎麼還背個包？我說說不定就有用。我說姐，今天晚上我不一定回來，妳自己掂對點飯吃。我姐說行行，妳那都是大事、正事，妳別惦念我。因為我姐身體不好。

我就去了，我去了一進門，我跟你們學學他是什麼樣。因為他在那個床上，頭朝那麼躺著，它這門是在這個方向，我一進門的時候正好他看見我，他馬上就雙手合十，笑得那個燦爛、陽光，用語言形容不出來。我就趕快走到他跟前，我說怎麼樣，想我了？點點頭。他身邊有兩個伺候他的，一個他外甥女大雲，還有一個居士叫

大吉。他就讓大吉，你出去，大吉瞅瞅我，我說那讓你出去你先出去，大吉就不心甘情願的往外走。大雲問我，劉姨我出不出去？我瞅瞅患者，人家沒有表情，我說要不妳也先出去一會兒？給我的感覺他有話要對我說。完了大雲也不甘情願的往外走。這不我就背朝著門口了嗎？我面對著患者，我沒看著那倆孩子慢慢悠悠走，沒出門，一邊走一邊回頭看。後來大雲告訴我，劉姨我就知道我姨父要跟妳說啥，我想看看你倆說啥。完了我到 he 跟前，他就把我手提溜起來，提溜起來就在我手心畫這麼大一個圓。我就用眼神跟他對話，這什麼意思？因為我笨，沒智慧，這不就圓滿嗎？當時我都没理解。他一看這個圈我沒理解，跟我比劃把耳朵擱他嘴邊，我就把耳朵擱他嘴邊，他說大姐，我三十好走。就是第二天陰曆十八，他說的是陽曆，我說對。你看我們倆沒有溝通，這個日子只有我知道，七月十四知道的，七月十七他就把這日子告訴我了，我倆不同就是我是陰曆，他是陽曆。我說咱們今天就是老老實實念佛，別人誰都不知道這個意思。

那就念，念到半夜的時候，轉過來第二天就是七月十八，就是那個日子。半夜大約是十二點左右，他就開始鬧騰，他個子高，將近一米九，就胳膊、腿就不閒著，手蹬腳刨的就那樣式的，我也沒經歷過。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感覺那可能不是他本人，我在這之前這個我都不懂。我站起來我就給人說了一段話，這段話是後來事情過後那些居士跟我學的，說劉居士，我給妳學學那天晚上妳都咋說的。我說只有你們給我學，因為我說完我不知道了。完了說，妳說了三段意思。我說什麼還分段？他說第一段就給老齊開示，妳說你是男子漢大丈夫，你發願要往生極樂世界，你現在手蹬腳刨的幹什麼，你不老實念佛，你說話算不算數？大概意思就是這個，給人訓斥了。完了說妳第二層意思，妳就說他的冤親債主，妳說我雖

然看不見你們，但是我知道你們就圍在他身邊，就是你們在搗亂。他已經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了，你們為什麼不助他一臂之力？他成就了，你們不也跟著成就了嗎？這個大好的機緣為什麼不抓住？這是第二個意思。第三個意思是我說的，我就跟那些他的冤親債主說，我說我是一個老實人，我真心誠意的念佛，我真心誠意的求生淨土，我說如果我今生成就了，不管你們在哪一道，我度你們個個成佛，請你們現在離開他的身邊，讓他安安靜靜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可能是一種巧合還是怎麼的，就那麼一瞬間，馬上就消停。就是我說這段話前後也就一、二分鐘，他馬上就安定了，一直到第二天走，非常消停。

我再跟你們說走。有個老菩薩跟小刁說，說妳家老齊就這樣了，半個月也往生不了。小刁就過來問我，大姐，誰誰怎麼說。你說我知道就今天早晨，但是我不能說，我說那我不知道。完了小刁說，那我把他們都打發回家休息吧。我說那我也不知道。小刁就把這些老菩薩們都打發了，說半個月往生不了，你們都回家，等啥時候需要再告訴你們。這些老菩薩們都回家了。我在這屋一直守著老齊身邊，我不知道人那面已經都回家了。因為我不是不吃飯、不喝水也不上廁所嗎？小刁就有點不忍心，她說劉大姐，妳太辛苦了，不行，我給妳整一碗米湯，妳出來把它喝了行不行？我說行，我出去喝去，我就出去把這碗米湯喝了。喝了我進屋，他外甥女正給他換短褲。因為他上身光著，他把T恤衫自己都脫掉了，長褲也自己脫掉了，就穿一個短褲，熱。他外甥女這不給他換短褲嗎？他雖然已經很瘦了，但是他坨兒在那，一米九十的個兒，一個男子漢，那也有分量。大雲一個人就給他穿不上，我就托著他的屁股，我說「老齊，抬」，這麼一抬，他褲子不就脫下了嗎？再一托，「抬」，就穿上了。這不把短褲穿上了嗎？我就拿一個單，我說老齊，現在是

早晨有點涼，我先給你搭上，一會兒熱我再給你撤，行不行？點點頭。我說老齊，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有點著急了？今天咱不能著急，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其他的事都歸阿彌陀佛管，你我任務就是念阿彌陀佛，聽沒聽懂？點點頭。我說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那個聲非常快，阿彌陀佛。就這麼的他念著阿彌陀佛，我這面拿著單不給人家蓋嗎？一看人走了，就這麼迅速就走了。人那面老菩薩們還都回家了，我們這屋裡有那麼四、五個人，我們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開始念。完了我出去找他老伴，我說小刁，陀羅尼被呢？小刁說幹啥？我說老齊走了。是嗎？進屋看看真走了，就這麼迅速，就這麼簡單，人就走了。真是大菩薩，上品中生。平時沒有讀什麼經，也沒有念什麼佛，就是做人特好、特真誠，親朋好友沒有不讚歎他的，就一個好人。這前生前世是幹啥的，咱肉眼凡胎不知道，反正就這樣往生了，就走得這麼殊勝。

當時他弟弟、弟妹都不信佛，就他老伴小刁信佛，人家弟弟們都不同意按佛家的方式方法這麼送，來鬧來，小刁一下子把我推出來。也不是她推的，老齊往生的頭一天晚上，就是陰曆十七的晚上交代的。他平時不讓他兒子和他老伴著邊，要我說大菩薩和一般人真不一樣，一般都戀親情，不讓親人離開身邊，他恰恰相反，不讓他老伴和兒子著邊。就那天把他老伴叫過來了，我跟妳說，妳記住，妳照辦，他說話特別簡潔。他老伴說是，我記住，我照辦。兩條，一條我的後事由劉大姐來安排，劉大姐告訴妳咋辦妳就咋辦，記住沒有？他老伴說記住了。能不能照辦？能照辦。這第一條。第二條，家親眷屬不要靠前，還有手勢，不要靠前。這就是他臨終遺囑，就這兩條。弟弟們來了不滿意，跟他嫂子鬧，他嫂子就說，你哥有遺囑，他的後事由劉大姐安排，你們有話找劉大姐說去，一下子把我推前線去了。

那真鬧，躺地上蹬蹬腿，呼號的。反正我不知道為啥，不是三寶加持我做不到，我不驚惶不失措。我說你們要想讓我說，我就跟你們說說，你哥臨走之前怎麼囑咐的；不願意聽我說，那遺囑打上字了，擱門上釘著，你們識字自個去看。他兩個弟弟就好像有點洩氣那個勁似的，就不那麼的，跟我叉腰這樣式的。完了我說要願意聽我說，你們就跟我進屋。他們就跟我進屋了，跟我進屋了，就一個他的弟妹，「兵」一下就躺地下了，連胳膊帶手就這樣蹬的。那些老菩薩都瞅我，意思是劉居士這咋辦？我說可能躺地下比較舒服，那就讓她躺一會兒。她擱那面躺著蹬蹬，我這面就跟他這幾個弟弟說，我就說你哥臨走有什麼囑咐，你們不要鬧你嫂子，是你哥哥要按這個方式方法走的，你哥當著我面交代的遺囑。我說你們有話跟我說，如果我做得不如理不如法，把你哥哥發送完了，你們衝我說話，我說現在，我請你們不要鬧騰。

完了說那不讓我們看，我說不是不讓你們看，一會兒開完光了，我帶你們去看行不行？後來那面開完光了，告訴我開完了，我說老居士們往兩邊撤，讓出一條道，我說家親眷屬排好隊，我領你們去看，我就帶他們去了。一掀陀羅尼被，他第一個弟弟那眼神立馬就瞪圓了，我估計可能很吃驚，咋這麼好？我想可能是這個。完了瞅，那面部表情就和原來鬧的時候不一樣了。完了說挺好挺好，我說你別光挺好挺好，你感受感受，看看你哥是硬的還是軟的，要不我們火化完了你再說你哥是硬的，沒有見證了。完了瞅瞅我，我說你要想擁抱，把你哥扶起來坐著，擁抱擁抱，要想握手咱就握握手。他就有點愣了，他一愣神的工夫，我把他哥哥的手提溜起來我就塞他手了，我說你看看。他就抓著他哥哥手這麼一握，他說真軟乎，這關節都是軟的。我說這是你自己體會的。這撿下了，第二個弟弟又那麼看，我挨著個我都把手遞給他們手，那一大隊從頭至尾我

都讓他們握握手。

他那個五弟就想撲上去哭，我不知道我當時哪來那個勁頭，我就這麼的，「消停點！」一下子拿胳膊就給擋住了。他跟他哥那麼高，一米八、九那麼大個兒，你說那麼一個男人，就我這瘦骨伶仃的，我怎麼能給他擋住？就這麼一胳膊，「消停點！」一下就把他擋到外面，就沒讓他撲上去。人家老齊真有個好兒子，人家兒子在旁邊說：五叔，你別把眼淚掉到我爸身上，我爸的一切後事都由我劉姨安排，我劉姨說了算。你看兒子一這麼說，他這五弟一個眼淚沒掉，也握握手過去了。等都看完了以後，四個弟弟說有沒有手套？我們抬我哥。有個老居士這兩天看他們這表演挺生氣的，就說去，不用你們，一邊去。我說那不行，人家是親兄弟，我說弟弟們要抬哥哥理所當然，我說你們抬，你們四個抬。人家哥四個把他哥哥抬到那個，那叫啥？靈柩還是棺材還是啥，就抬到那裡，抬下樓的。你看也轉變了，態度也轉變了。

你說這個緣分是什麼緣分？我和這個老齊第一次見面到他往生就七天，你看我陰曆七月十二見他的第一面，他陰曆十八往生，就這個緣分。走得真是太殊勝了！我這幾年接觸的幾個往生的，有歲數大一點的，也有歲數小一點的，真是，各個不一樣，那往生去西方極樂世界的真殊勝。但是，說妳怎麼知道他往生了？我真知道，我不說謊話。我為什麼接觸這麼多，我就說這兩位大菩薩真的往生了，別人我為什麼不說？因為不能打妄語。它有時候那種感覺，那種感應道交非常微妙。

所以我說咱們大家學佛真是一種幸福。現在已經時間很短了，你們仔細聽聽老法師最近的講法和開示，體味體味那裡的含義。反正我不知道我是聽懂沒聽懂，我聽完了老法師最近的開示，我是定了一個目標，三年成就。如果三年我成就了，我如果能做到像老法

師那樣，假如能夠來去自由，如果這個人世間還有我需要辦的事，我就多待幾年；如果這面沒有我的事，我任務完成了，我就回家了。三年一定要成就自己。我勸大家也給自己有個小目標小規劃，可不能成天懶懶散散的，可不能隨順自己的習氣了。我說人有兩個性，一個是本性，一個是習性。因為這個習性它佔上風，它就障你的本性，顯露不出來。人人的本性都和佛一模一樣，只不過現在咱們在迷中，你那個本性露不出來而已。所以大家學佛一定要堅定信心。你們看我，得了絕症到今年已經十一年了，要按照我得那個病，能活半年或者一年，現在十一年過去了我還活著，而且活得這麼健康，我自己自我感覺真是一年比一年好。東跑西顛的，就是一般年輕人，要連續這樣可能都有點受不了，我什麼問題沒有，哪怕覺得有點疲勞，睡一宿覺，第二天照常。

我每天早晨兩點起床，這已經十多年了，已經養成習慣了，早晨到那個點妳醒了，妳不起來還難受，醒了我就起來。然後我就說我現在的修行方法。我不是跟大家介紹什麼經驗，有的老菩薩們問我，妳都怎麼修行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所謂的程序告訴大家。我沒有什麼正規的早課晚課，我早晨兩點鐘起床，收拾乾淨利索，拜三十二觀禮，就是《淨修捷要》，拜三十二觀禮，拜了這個以後，我讀一部《無量壽經》；讀完一部《無量壽經》，我就是磕頭禮佛，沒有數，我是按時間。我現在是每天早晨五點鐘出去繞佛，所以我就磕到五點迴向完了，我就出去繞佛。原來有幾個老菩薩和我一起繞，我們是每天繞三十圈。現在因為天冷，我跟幾位老菩薩說路挺滑的，你們先在家，等天暖和了你們再出來，別摔著碰著了。所以現在幾個老菩薩暫時還沒出來，我估計過些天就該出來繞了。然後我六點多鐘回家做飯、收拾屋。因為我家就老伴我倆，吃飯又簡單，七點鐘基本都吃完了。七點半八點左右，一切都收拾完畢，按

照孩子們那個手勢OK了，剩下的時間是我的、是我的同修們的。

我為什麼早晨起那麼早？我就為了給同修們留出白天的時間，因為他們白天來了想跟我說說，我不能打消他們的積極性。有人說他們來了妳煩不煩，影不影響妳念佛？我說我不煩，也不影響我念佛，就是我面對面和他們說話的時候，我心裡面佛號沒有斷。你不能就是說來了影響我念佛，我從來沒有那種想法，誰來我也不煩。有一個小佛友管我叫劉姨，特別愛上我那。她要上我這來，要是早晨來就得晚上回去，她要是中午來也得晚上回去，就是這樣，把這一段時間的煩惱都得跟妳叨咕叨咕。一開始我不清淨，她一跟我叨咕，我這面就開始鬧心了，咋辦，咋給她解決這些問題？就跟她一起著急上火。我現在這個情況好轉了，我現在就能做到什麼程度？譬如說她來跟我說，我倆沙發上這頭一個、那頭一個面對面坐，她就滔滔不絕的說，我心裡阿彌陀佛，我眼睛瞅著她。待會兒她說劉姨，我剛才說的事咋辦？我說妳說啥了？妳再說一遍。她說妳瞪眼瞅我，妳咋沒聽著？我說思想溜號了，我真沒聽著。所以妳說多少，我這耳朵聽那耳朵冒，甚至這耳朵連聽都沒聽進去，所以她不干擾我了。我跟他們開玩笑，我說告訴你們，你們再有什麼煩惱來，我給你們預備一個你們看不見的垃圾筐，我敞著口，你說你的，你那個垃圾呼呼呼都上我那垃圾筐裡去了。你們倒完了沒有？倒完了我把蓋一蓋，啥事沒有，我不煩惱，我也不跟著瞎著急上火了。我覺得這方面我好像有點進步了，就是你幫助別人，就是幫助你自己，你自己也在進步。

所以咱們學佛一定要學得靈活、圓融。我不是說隨隨便便，不是這個概念。你不要用好多框框把自己框住，然後讓別人看學佛的人咋那麼特？他肯定看你特，他不會親近你的。他只有感到你可親、可信，他再把他那些好事也好、壞事也好跟你叨念，你可以幫助

他解決思想問題。所以這個就看你怎麼擺。譬如說吃素問題，你家裡人有不吃素的，你不要這麼的也不行，那麼的也不行，那人家不生煩惱嗎？我老伴我倆到現在是一桌兩制，他吃他的葷，我吃我的素，互不干擾，他要吃什麼我還給他做。但是我就有一點好處，三寶加持，我做什麼我都聞不著味，香我也聞不著，我是臭也聞不著，他們說一做那薰得慌，我說我聞不著。做好了，你該吃你的。我老伴說，咱倆這一桌兩制得到什麼時候？我說這個由你來決定，你啥時候吃素，咱們就一桌一制，我說我是不會再吃葷了，我不能上你那個制上去了。就像開玩笑一樣，都很輕鬆，誰也不煩惱，你看這多好。我要說我老伴你必須也得吃素，那肯定我倆都煩惱，他不服我，我不服他，那一天你不說幹仗，你也不愉快，所以咱們圓融的處理這個問題。你啥時候覺了，你認為吃素好，你自然就吃了。就我說的這都是咱們身邊的，很多經常遇到的事，小事，但是你處理不好，可能你不但障礙自己，也障礙別人。

我學佛這麼多年，遇到很多難題，我那難題有的可能你們都體會不到。你們別說劉居士好，她條件好、環境好，她學佛一帆風順，沒有障礙，真不是。我那個障礙可能你們都想像不到難到什麼程度，你就說這一個生死考驗，這關好不好過？有幾個人說我不怕死，願啥時候死啥時候死？我說現在沒有幾個能說這個話的。我得那病就是面臨死亡，妳怎麼辦？我怎麼過來的？我說感謝佛菩薩加持，讓我一九九八年看了那本書，《西藏生死書》，就把那死看明白了。生沒看明白，把死看明白了，所以就沒有恐懼了。一九九九年得的病，一九九八年看的這本書，打個基礎，所以就把生死問題看破了，沒有恐懼感。每天我都把我這個肉身生命的每一天，看作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昨天的事過去了，妳不要去想它，那也是妄想；明天的事沒來，我也沒啥計畫，我也不打那妄想；今天早晨一睜

眼睛，又多一天念阿彌陀佛的時間，我就老老實實把今天的阿彌陀佛念好。十一年我就是這麼過來的。所以你說我有什麼訣竅？沒有。如果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老老實實聽師父的話，師父不是凡人，真是這樣。

我不管，我聽他們說網上什麼，對師父怎麼說怎麼說。因為我沒有網，我很清淨，我啥都不會，所以別人怎麼說我不管，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煩惱。我看準了淨土法門，我看準了淨空法師，我就堅定不移的走下去，我不會左右搖擺。還剩下，像我剛才說我定個目標三年，這三年很快就過去了，不可以再搖擺不定了，不可以再東跑西顛了，不可以再人是我非了。坐在一起，他修行得好，他修行不好，他如何如何，互相不服氣、嫉妒，我不理解為什麼。一個人，你身邊的善知識他修行得好，對你來說那不是一件大好事，嗎？你幹嘛要嫉妒他？我不知道別人對我怎麼看，我說你們千萬別有什麼想法，因為啥？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就是一介凡夫，就這次老法師這一打電話，一在網上說我，又把我造就成一個名人。這段時間，從初一到現在真是沒消停，電話不斷、來人不斷、約請不斷，真是這樣的。我把這事都看得很平平常常，大家希望能夠見見我那就見見，土裡土氣一個老太太往這一坐，大家隨便看，是不是？

我開玩笑說，我說我剛調省政府的時候，人家有一個處室的副處長問我們處長，你們基層處攔哪挖出一個出土文物？因為我屯、土，人家省政府沒有像我那樣穿著打扮的。我說現在好了，這個出土文物被老法師挖出來了。你說我不還是這麼屯、這麼土嗎？我還是我。有一個佛友跟我說，劉大姐，沒聽說老法師給哪個居士打電話，也沒聽說老法師在網上這麼讚歎哪個學佛人，他說妳這回可別飄起來。我說你看我往哪飄，我像那飄起來的人嗎？我做人的準則就是低調低調再低調，過去低調、現在低調，將來也低調，一直低

調到我往生，就是這麼簡單。所以請大家放心，也給我做個見證，你們看我什麼時候能飄起來。我覺得飄不起來，永遠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念這句阿彌陀佛。因為我的目標非常明確，我今生就是要了脫生死，我就要求生淨土往生極樂世界，然後倒駕慈航，重返娑婆，救度苦難眾生離苦得樂。那我往哪飄去？我飄，將來成就了我就在虛空法界飄，哪旻需要我上哪去，那是怎麼個飄法我現在還不知道，反正我的信念絕對不會動搖的。

今天跟大家見面，我不知道你們想聽我說些啥，我也沒有稿，什麼也沒有，就這麼跟你們面對面的說說心裡話。好在都是大實話、真話，把我的真實感受告訴大家。希望大家堅定信心，既然我們走入佛門，一，要做佛陀的真弟子、好弟子；第二，一定要珍惜這一生的緣分，老老實實了脫生死。其他說什麼都是假的，就這一件事是真的。沒有事，老法師不是說嗎？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無事，無事最好。既然老法師說無事最好，咱們就無事。所以現在在我這真是傻吧呵呵，啥事沒有。

我這幾天有點折騰瘦了，我原來兩個月我長了十斤體重，我姐姐看見我都說，傻妹妹怎麼胖這樣，臉都嘟嚕下來了。我說沒心沒肺，吃啥都是營養。我外甥女給我買什麼營養，黃盒的叫什麼粉，再三囑咐，老姨妳一定得喝，這個增加營養，妳吃素缺營養。啥叫營養？我說清淨心是最大的營養對不對？真是這樣。你看我十多年來，從得病到現在這十一年，我吃啥？我吃的東西可能比你們任何人都簡單，因為我不會做，這就是一條，我想不出來我做啥。我在吃素的堆堆裡我又是最簡單的，我一天兩頓飯。我今天早上跟小玉出去，我說好像快一頓飯了，現在吃兩頓都不舒服，要是吃三頓那是絕對不行，吃完了特不舒服。你看平時我不吃零食，吃零食也不舒服。就自動自覺的，妳就老老實實吃妳那兩頓飯，別吃多，吃個

七、八分飽就足矣，別見著好的就貪口，我多吃點，妳多吃一點妳折騰，難受。所以你說我簡單到什麼程度？基本上我想不起來做點什麼菜吃。我最愛吃土豆，我老伴我倆買了三袋土豆，你說多不多？天天上頓土豆、下頓土豆，頓頓吃也吃不夠，就是這樣。有時候連土豆我都想不起來做，饅頭片熱熱，蘸點香其醬，熬點小米粥，一頓飯；煮點掛麵條，抹點香其醬，一頓飯，天天就是這樣。有時候佛友來，他們都知道我不會做，你看今天跟我一起來那謝居士，昨天跟我來之前，上我家包了這麼大一包包子，拿去了，告訴我老伴：姐夫，這兩天你就辛苦點，自己熱著包子吃。

我過年的時候，去年春節，你都不知道這些佛友對我好到什麼程度，你說我能不好好修嗎？我要不好好修，我對不起我這些同修們。都知道我笨，啥也不會做，給我包了一千多餃子。你想想一千多餃子是什麼概念？這麼大塑料袋，三大塑料袋，從平房運到市裡省政府那個丁香園，運到一個老菩薩那，這老菩薩七十來歲了，又從他家運到我家，一千多餃子。什麼大饅頭、小饅頭、包子，什麼炸豆腐，一卷一卷的豆腐，完了說妳這回來人多妳不方便，省得妳自己也研究不出來。所以我現在吃的東西，基本上很少是我自己研究做的，都是這個給我弄點這個，那個給我弄點那個。我有時候很慚愧，我何德何能，煩勞這些老修行們，你這樣照顧我，就拿我當成小孩似的。甚至這次我出門，我穿什麼衣服，謝居士都提溜我家去了，給我拿的絨衣、拿的羽絨服，說大姐妳應該換換衣服。我說我這小花棉襖穿得可舒服了，挺好的，我還是穿這個。她姑娘小玉告訴她：媽，妳告訴我劉大姨，別穿她那個黑毛衣，顯得老氣。我掂量掂量不行，我還穿我這個毛衣舒服，這不我還是這套嗎？我覺得挺自在、挺隨便的。你說我吃也不講究，穿也不講究，三條全具備。這三條是什麼？有個吃飯的地方，有個念佛的地方，有個睡覺

的地方，三條具備足矣。我現在這三條都足了，我一樣不缺，那就好好修行。

所以人如果思想複雜，想很多問題，你會很累得慌、很痛苦的，像我這樣頭腦簡單，我覺得很快樂、很幸福，你讓我想事我都想不出來。所以我學生說我：老師，三十多年前妳教我們的時候是什麼樣，妳現在還什麼樣，一點沒長見識，社會經驗在妳那是零。要不我學生咋說我不識數？我不是上極樂寺靜波師父找我讓辦點事嗎？我不會，我又找了個幫手，結果你說我應該買三張票，那碟我不是說了嗎？因為我學生去存車去了，我腦袋裡就沒有這個了，就給他岳父岳母買，我就給我那佛友拿二十塊錢，我說買兩張票，結果那佛友瞅我一眼，我不知啥意思。回來拿三張票，我說你怎麼買三張票？他說劉姨那不是還有一個司機嗎？那司機就是我學生。正好我那學生存完車過來，呵呵呵笑了，他說我老師不識數，她就能數到二，數到三數不過來。你說我怎麼能就說三個人我給買兩張票？我就差那十塊錢？只有我學生理解我，就這麼簡單。

那乾豆腐炒豆芽現在成了名菜了，第一盤給你們看了不就是一個菜，乾豆腐炒豆芽嗎？現在那些佛友見著我就說乾豆腐炒豆芽。那天我就用乾豆腐炒豆芽請我那個同學，那天上我家來，我們同學聚會，我那個同學說素雲，今天不錯，還準備這麼多菜。我說沒有一個是我做的，都是我姑娘做的，我姑娘也不大會，水平不高，但是心思盡到了，大家吃好喝好。我同學就給我那麼多同學介紹，說你們知道素雲請我吃過飯嗎？就我倆。我們那些同學說啥時候請你的？他說反正請我了，大米飯、豆芽炒乾豆腐。完了那些同學還這麼聽著，還有啥菜？沒了，就這一個。我說你幹嘛埋汰我？這都過去幾年了你还惦念，我說下次再來我給你炒倆，加一個。真是很簡單，你說鬧笑話吧！我沒說嗎？就這個同學，晚上要走的時候，我

說天那麼晚了，別走了，就擱這住吧！我老伴下鄉沒擱家，那個小佛友在我家，瞅我，我不理解啥意思。後來我同學說走，怕他老伴惦念，我說那你就走，我讓我那佛友給他送到車站。那小佛友小慧回來跟我說：劉姨，妳腦袋太簡單了，簡直是一張白紙，我都瞅妳了，妳咋還不知道咋回事？我說咋回事？她說妳看我劉大爺沒在家，妳這個同學是男同學，妳說不讓他走了，擱這住，妳男女不分？我說妳咋不明著說？她說妳看我當妳同學面我咋明說？我和他又是不熟。我說我當時沒想，就尋思天黑了晚了，回平房還得坐一個多小時車，這三個屋足夠住了，就這麼想的。

你說誰能像我這樣傻到這個分上？但是就這個傻真是救了我，如果我不這麼傻，我思想很複雜，我活不到今天，就這個病，嚇也得嚇死。我不知道害怕，不怕死，所以我活過來了，而且活得很好。因為我思想簡單，就周圍的那些所謂的煩心事干擾不了我，你們說啥我都不知道，沒聽著，有的都聽不懂，就是這樣，人家說兩次、三次我都聽不懂。我說真是阿彌陀佛關照我，知道我傻，妳就傻乎乎的，妳啥也不知道，妳少煩惱，妳快點成佛。所以我就有這麼好的成佛的機緣，多好！

我不知道我囉囉嗦嗦跟大家說什麼，我說現在咱們都簽訂一個協訂，我要先往生極樂世界了，你們在座的哪位往生，我一定來接你們。我告訴你們，有的佛友問我，那我們怎麼認識妳，上哪找妳去？我說我就在阿彌陀佛身邊，你就上阿彌陀佛身邊找我，你肯定能找著我。如果咱們在座的各位，誰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後往生，你得來接我。咱要守這個信用，要說話算數。我願大家今天咱們在座的各位個個成就，個個往生，咱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大團圓，好不好？佔用大家時間。阿彌陀佛。